

古伊琳 KU Yi Lin，《在孔廟之前，用水寫論語—女性身體對儒家傳統的低聲質問 In Front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Writing the Analects with Water》，行為藝術、文稿、影像裝置，2025。

陳昱清 CHEN Yu Ching，《祖公仔屎—用荒地蓋一座廟 Ancestor Shit》，影像裝置、陶作，2025。

黃俊凱+黃姿婷+蔡采倫 HUANG Chun Kai + HUANG Tzu Ting + TSAI Tsai Lun，《日/失常 Day/Daze》，影像裝置，2024-2025。

黃祐紘 HUANG Yu Hung，《別人家 Other People's Home》，藝術行動、攝影、印刷品，2025。

楊佳馨 YANG Chia Shin，《界行者 The Borderwalker》，攝影、楮皮紙、聲音裝置，2025。

鄧紹辰 TENG Shao Chen，《折疊光跡 Reminiscences》，攝影、底片、藍曬圖、窗簾、藍染繡線，2025。

古伊琳 KU Yi Lin，《在孔廟之前，用水寫論語—女性身體對儒家傳統的低聲質問 In Front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Writing the Analects with Water》，行為藝術、文稿、影像裝置，2025。

在孔廟前，以毛筆蘸水抄寫《論語》，字跡隨水痕暫現又消散，如同女性在歷史與經典中的短暫痕跡。

孔子與孔廟在台灣長期被權力挪用：清代以「禮」維繫正統；日治時期轉化為殖民治理的文化資產；戰後國民政府則將孔子塑造成「中華正統」，以祭孔與儒學鞏固威權。這些國族操作，使孔子成為政治符號，同時掩蓋了女性的缺席。

水字的反覆書寫不是致敬，而是介入；不是追求經典的永恆，而是揭示其性別與權力矛盾。

古伊琳

1999年生於嘉義，現定居臺南，從小接觸舞蹈十餘年，目前主要從事女性文學、繪畫行動與身體表演藝術創作及研究，透過日常藝術實踐的方式思考理論落地的有趣及有效性。國立成功大學不分系文學院學士，輔系臺灣文學。從2021年起至今經營在地藝文空間「不存在劇場」，開始研究與實踐亞洲女性藝術社群的自主串連。



陳昱清 CHEN Yu Ching，《祖公仔屎—用荒地蓋一座廟 Ancestor Shit》，影像裝置、陶作，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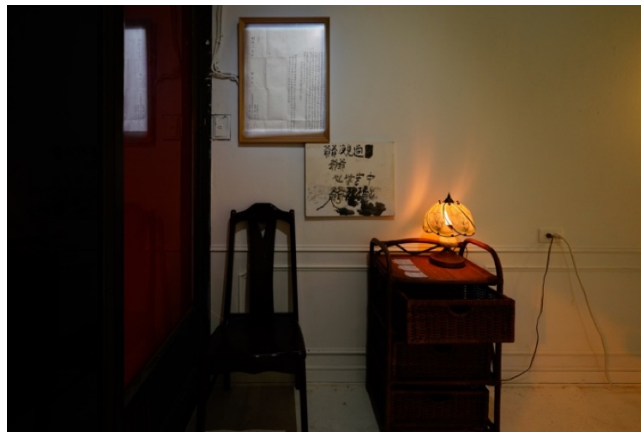
某日在大雨過後幾天，家裡收到一封環保局的來信，信中寫到位於臺南吳園後邊巷子中有塊荒地，上頭長滿雜草，經民眾檢舉，如未在時限內清乾淨，將罰上一筆錢，爺爺為此不知道該怎怎麼處理緊張的睡不著。

在爺爺敘述中那塊地，是他未曾見過的爺爺買的，那是爺爺的爺爺與鄰人準備該地蓋一座土地公廟，但不明原因後來廟沒蓋成，土地就荒在那。

在這故事中，我對於沒蓋成的土地公廟這符號印象深刻，因此我決定趁著除草之際收集這裡的土，並用這裡的土來蓋一座土地公廟。

陳昱清

不存在劇場負責人，出生於臺南。在國中忙於升學之際，突發奇想開始跳舞，並在當時舞蹈社裡，參與幾檔以在地故事為題的舞蹈作品，建立起對於故鄉的認識，也見證許多當時臺南小劇場的作品，進而產生對劇場藝術的興趣。讀了舞蹈科班，臺北待了將近十年。疫情過後，回到臺南已經五年，重新思考歷史、身體、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黃俊凱+黃姿婷+蔡采倫 HUANG Chun Kai + HUANG Tzu Ting + TSAI Tsai Lun, 《日/失常 Day/Daze》, 影像裝置, 2024-2025。

《日/失常》動物的趨光性使它們被光源吸引，此種行為在都市中則轉化為現代人類的無意識反應——無論是招牌、路燈或建築物的燈光，都在潛移默化中形塑人類的行動路徑和空間感知。然而當燈光因故障而閃爍時，這樣無意識的吸引力被打破，燈光從穩定的光源轉變為一種異樣的存在，成為了「反趨光」的訊號。在此作品中，這些故障的燈光不再只是一種功能性標記，更成為日常景觀中機械反抗的聲音。記錄並轉譯這些燈光的閃爍律動，將其轉化為聲音，呈現出一種跨感官的對話，讓人意識到都市空間中那些潛藏的非人語言。觀者在閃爍的光影和音頻的節奏間穿梭，感受機械的「低語」與「反抗」。微弱的訊號挑戰了人類的「趨光性」，將觀者引向都市中無聲的另一層存在。

黃俊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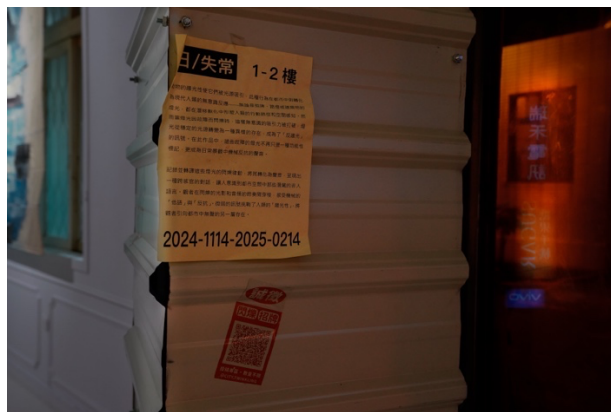
一位不務正業的紀錄片導演，現於臺南發起並組織「Enjoy 跨域影像創作社群」。近年的創作橫跨裝置、劇場、行為與舞蹈，透過合作不斷拓展影像創作的邊界，作品常從日常生活中隱微、不被察覺的角落出發，將新知識與新感受轉化為創作，嘗試讓影像成為自身感知經驗與觀者之間的橋樑。

黃姿婷

創作以錄像裝置、劇情影像為主。將不可見的思考具現化成視覺世界，創作思考核心為如何透過影像更直接貼近意識與夢境為主要方向。在作品中時常製造空白，邀請觀者加入填補著那些敘事的空白，與觀者共創新的意義。利用各種媒材特性，提供新的觀看體驗與概念，檢視著時間、意識與影像的關係，展現人的感知與意識。

蔡采倫

創作主要關注在個人與社會的種種關係，試圖以影像這項媒材作為兩者之間溝通的管道。一方面嘗試用影像訴說那些即將消逝不再的歷史與個人／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也從自我觀察出發，針對潛藏在社會中的各種現象與問題，試圖點出那些常被人們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議題。



黃祐紘 HUANG Yu Hung，《別人家 Other People's Home》，藝術行動、攝影、印刷品，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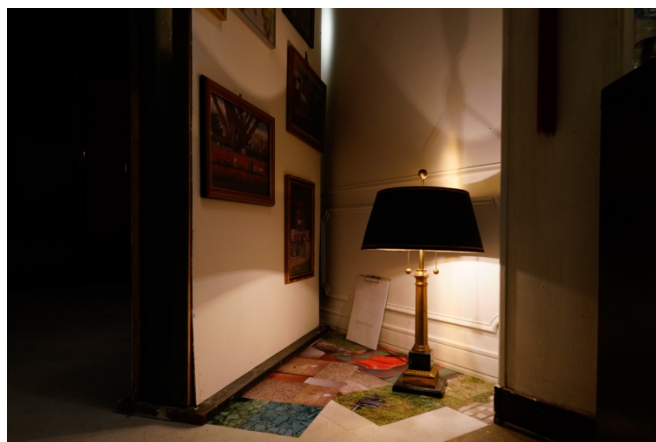
高中時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剛從魚塢填平變成草原的重劃區，這時能看見路燈遍佈在空空的荒地上，從此開始我以重劃區的景物為對象，動用所有我的手與腦能做到的創作方式，結果是我累積了許多重劃區的照片。

「正在興建的重劃區有典藏的價值嗎？」

這些照片不相近於廣告中的重劃區形象，它們讚揚著重劃區透過被閒置，成為了公共空間，住在附近的我們，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空地。所以我讓這些影響我們的地景，以「裱框照片」的模樣，入藏到重劃區周圍居民的家中。裱框象徵這個影像用於展示，也是一個觀看的邀請，期待某天散步的人經過這些藏家們的家門時，透過紗窗驚喜地看見這些照片。

黃祐紘

成長於臺南市，大學就讀南藝的藝術史學系，目前為了就讀北藝博館所而來到臺北市生活，生活中不斷地收集與撿拾東西，想到時會展示它們。在學期間參與各種不同的文化資源課程，逐漸確定自己有著將「認同」漸變為「鄉愁」的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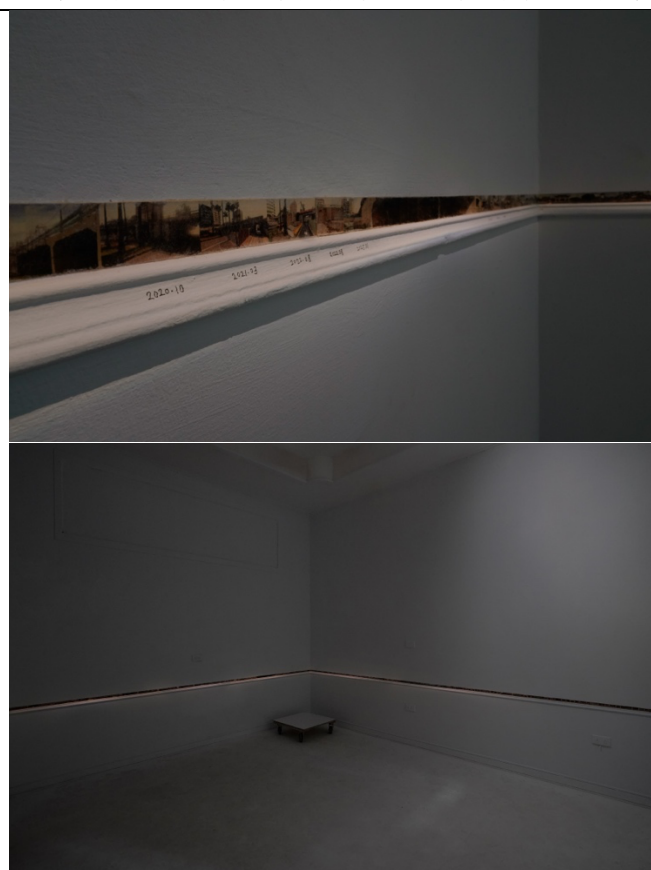
楊佳馨 YANG Chia Shin, 《界行者 The Borderwalker》, 攝影、楮皮紙、聲音裝置, 2025。

此空間裝置源自於楊佳馨的童年時期，在雙親分居的際遇中，尋找往返兩個家之間的成長經驗。她以轉印影像的方式，將身體的移動與創作的勞動視為一種拼貼與串聯「家」意象的創作行動，並透過游移的街道風景，溯源成長環境，重構每日往返於家與家之間的身體記憶。

彷彿家屋的展場空間被視為承載身體記憶的容器；牆面則化為記憶的畫布與移動感知的交界，使觀眾得以觀看並遊歷其中。楊佳馨亦將「臺南林森地下道」視為雙親家的情感支點與深邃通道，在往返的騎行經驗中梳理身體感受、家與家的內外場域及地景變遷，以及那些轉瞬即逝卻不容忘卻的身體記憶、界線與生命軌跡。

楊佳馨

1999年出生於臺灣台南，現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在臺北創作、生活。她透過攝影、空間裝置、藝術家書等多元媒介，分享「病痛經驗與其創傷」這個主題。從疼痛、印痕出發，延伸探索身體、影像經驗、材質、物與空間的连接，反思病痛經驗與創傷所帶來的感性敘事、片面感知、身體感與多感世界等面向，以及疾病記憶與現實狀態等生命議題。她的作品曾在上海國際攝影節、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節、臺南國際攝影節、1839當代藝廊與好地下藝術空間等地展出，並榮獲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節影像策展人獎與圖書展評審獎、臺南國際攝影節攝影上桌評審獎及1839攝影獎優秀獎等獎項，且跨足策劃展覽與相關學術活動等領域。



鄧紹辰 TENG, SHAO-CHEN, 《折疊光跡 Reminiscences》, 攝影、底片、藍曬圖、窗簾、藍染繡線, 2025。

作品以一塊曾在房間懸掛十五年的老窗簾為起點，拆下後閒置於家中，當再次攤開它時，發現布面留下了明顯的日光痕跡，因為過去一折一折往上收起

放下，宛如自然的攝影，將時間沖洗在布面上。這些曬痕驅動我回望那段往復臺南、又重返臺南定居的歲月，當窗簾重新被打開，光的印記成為時間的證據，也召喚出當時生活的片段。

那些親自收攝的舊影像也以藍曬重新顯影，負片與日光疊合，從布面滲出畫面，過去與此刻、內在與外在，在層層對照中交織。居住環境與日常經驗，會在物件中留下持續作用的影像，這些記憶物件使影像得以物質化，化作斑駁與色塊的一部份，與窗簾上的曬痕融為一體，是時間與生活痕跡的殘影，始終無休止地被沖洗、顯影。

鄧紹辰

臺南人，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所纖維組，來自跨領域的藝術背景，旅居駐地經驗豐富，活躍參與在地文化交流，也多次於國內外各地交換學生、駐村與創作，累積了與不同文化、語境與社群共處的經驗。近年關注東南亞與臺灣的藝術文化脈動並研習採集傳統工藝，深入開展與印尼的緊密關係。創作經常關注身份、記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透過皮革、織物、影像與光影等素材，探索個人經驗與認同的形塑，嘗試在他者與自身之間，尋找情感與記憶的交會點。

